

红色间谍

——代号巴山

于天命 著

作家出版社

红色间谍

——代号巴山

于天命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96 号

红色间谍——代号巴山

作者:于天命

责任编辑:林金荣

责任校对:祁 斌 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448 千字

印张:17.875 插页:6

印数:11000—13000 册

版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0706-5/I·705

定价:2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从云雾的罅隙里探寻历史



作 者

在山川的叹息中思索人生



作者与本书主人公高清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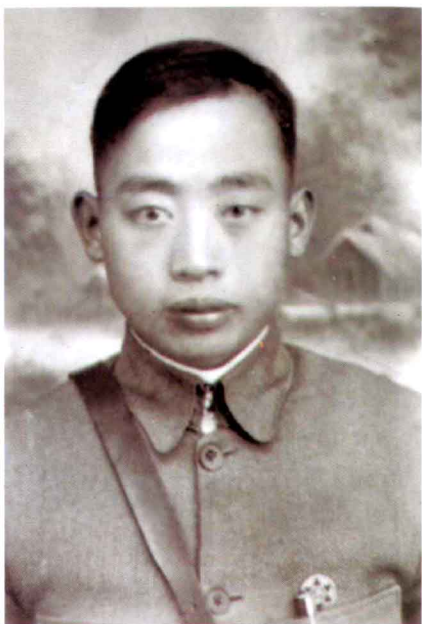
蔡叔厚同志全家一九四一年摄于上海



联共党员、中共特科党员、周恩来身边早期情报工作者蔡叔厚同志(1942年抵重庆，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情报局巴山组三号电台台长，代称张伟)。

刘庆南同志：

刘庆南又名万友林，1914年生于湖北黄安县方刘家冲，原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参谋主任、九军作战参谋、四军作战参谋、四方面军骑兵师作战科长、红军西路军骑兵一团政委、西路军第八支队政委、西路军迪化训练总支队政委，1939年3月奉陈云、邓发命令，率领11名红军干部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长期从事特情工作。



张明镜同志（与夫人）：

1917年生于四川省通江阜阳区回林乡，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1937年长征到达新疆，1939年9月奉陈潭秋、邓发命令赴苏联达拉索夫卡亚军校，1941年回国从事抗日战争隐蔽情报工作



杨天云同志(与夫人): 1921年生于四川省苍溪, 1934年加入原红四方面军三十军265团, 1937年长征到达新疆, 1939年9月奉陈潭秋、邓发命令, 赴苏联达拉索夫卡亚军校, 1941年回国从事抗日战争隐蔽情报工作。



联共老党员艾买提·瓦吉底同志, 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长期担任工商、民族、宗教方面的统战及情报工作, 1949年任新疆干部工作团团长配合第一野战军进疆。离休后在京接受作者采访。

往事如烟，
成云浦。
欲说还休，
不愿回首却回首。
且洒淡酒对青天，
献挚友，
奠英灵，
慰白头。

再版自序

这是一部以史为镜，消化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为履行昔日承诺，而进行的一场文字劳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问世，承蒙二十余个都市报刊连载，播音家王刚先生首播于北京，数十家省市电台转播。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就拙著的文学意义刊发了慰勉有加的《于天命和他的长篇小说红色间谍》一文。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报刊相继转载，英国作了译介。

但是，这部作品和我一样，疵痕无掩确系事实。我表达方式和语言均陈旧，入书信息量过重过密，且拘谨于史，简于抒情；写爱情过于含蓄，淡化了小说不宜忽视的两性悲欢。

我明知文风不合时尚，却实在不好改变。这不是单纯技术问题，归根是道德观念和文化立场决定了审美情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敝人出身孔孟学馆，后投身理工，在充盈峻险、满载豪迈与潇洒的艰苦行当里学而凝神、工而生乐，理性思维定型，只读载道之文，审美观念偏于传统。命运之神安排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致力于抗法因子形成与抗法阶层萌生的社会问题之探讨和报导，法治目前则类似于螺旋力、涡力、潜流的碰撞区阈，均不需要形象思维，皆与文艺抒情无关。

我整个学历和从业历史铸就了从虚假中寻求真实，讨厌作态，蔑视虚玄，心理上排斥浮艳靡糜，钟情豪放而疏于婉约，敬重“慷慨多气，志深笔长”的凝重文学。我神往韩柳欧苏的敦厚浩荡，膺服归有光李贽的雄健苍凉，崇尚“造怀指事，不图纤密之巧；驱肆逐貌，唯求昭晰之能”的建安姿态，敬佩“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的责任精神。我忘不了这些坐标，认定文学不是文耍也不是游戏，更对近年来泛起的“文学”要诠释“生命”的宏论持质疑态度。这样一来，事实上我与当今文圈里的不少人在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认识上就存在差异。

我以为文学尽可展示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恰在广阔的社会进程中并非空穴来风。优秀文学无不敬畏客观世界，它的作者决不把一己恩怨与得失凌架到人民性之上，生命的意义也决非一个性爱可以取代。民族文学融于世界文学之前提则是文化上纯正的国民性。我的这种思想基础表现于写作，便使我不能清丽，不善缠绵，不肯呻吟，不弄虚玄，不立巧言警句，不充哲人之思也不“戏说”，不移植欧化语势，不装点港台时尚语汇，不谙活泼俏皮，且不懂调侃之术，更不拿两性行为证明费洛伊德以形成阅读刺激，而且还不愿文学中的成人异化为小儿态。这么多的不字，使作品就大违了当今时尚文彩。

拙著规避新潮，明知陈旧而甘愿陈旧。我文字上的这种惯习，与近二十年来的所谓“新文学”“新新文学”们的风气不不同步，很难从时而无意趋时。我由工而文，是精神上的一次使命，该我作的，我能作的，是已经作了，充其量是一个局外人到文苑作一次尝试性“客串”而已。昨日黄花也好，昔年荆棘也罢，回念亦无意义，所以一直就没有想到再版。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喜欢鲜艳的西方建筑、霹雳摇滚和鸡尾酒，而有些人依然钟爱古色的亭台楼榭、丝竹管弦和远年陈酿。这说明，不厌“陈旧”者并未绝续。我的书似乎是专为后者而写，这些人偏爱喜欢不作任性恣情的拙朴文体。再者，此书恰是我国第一部将“间谍”一词复归中性，并公开冠以“红色”资格，向文坛提报的著作。不少读者很想了解隐蔽情报战线的这一个侧面，和无名英烈仁人志士风范。本书在各地售罄之后已十一年，欲购书者和询问者不断，再版又成文化之需。一版问世就算完成任务的初衷于是动摇，乃将原著略事修订，对个别细节稍作增删，将背景人物调整付梓，权供文化同好们耳闻黄河乡音，回望昨日风雨，倾听浩歌与叹息，审视人世之曲直。

兹特作再版自序，以说明原委。敬祈贤者智者不吝批评赐正，当不胜感激之至。

于天命於桐庐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

目 录

第一章	囚室重托·····	(1)
第二章	受训莫斯科·····	(30)
第三章	凶险归途·····	(78)
第四章	蜀道奇遇·····	(105)
第五章	突击审讯·····	(146)
第六章	代号巴山·····	(186)
第七章	嘉陵谍战·····	(244)
第八章	潜伏民间·····	(281)
第九章	破获伊尼格默·····	(317)
第十章	古庙情韵·····	(337)
第十一章	追寻僚机·····	(371)
第十二章	暗保江防·····	(418)
第十三章	富家双娇·····	(447)
第十四章	雾都血寒·····	(470)
第十五章	任重道远·····	(525)
后 记	·····	(556)

第一章 囚室重托

寒风飕飕，飘落梧桐树的枯叶。凌晨的城市沉在梦中。坐落在市中心区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大院里，忽然马达轰响。

一辆满载荷枪士兵的绿色卡车，车头架着轻机枪，从大门里冲出来，后面紧跟着—辆苏式卡斯六九型吉普车，再后面又是一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战士们肩头上的刺刀在惨黄的路灯下闪着寒光。

我像麻木了似的，坐在吉普车后座中间位置上，听凭命运转折；坐在我两侧的两位军官腰间崭新的五四式手枪仿佛向我喝叫：不许动，动就打死你！我下意识地瞥了二位军官一眼，那面孔是饱含着神圣的庄严。我忽然觉得，我怎么竟然这样重要呢？这是为什么？

天很黑，浓重的乌云笼罩了山腰。重工基地生产区那边，传来机器和马达的哀鸣，混和着被压抑的人世的叹息。借着疏离间隔

的昏黄灯光,我看见马路上的碎标语和烂传单,如同暴雨中的浊浪,顺着大马路随风流淌。车轮从浊浪里压过,压扁了我昔日无邪的梦幻,轧碎了我心上那片理想的净土,向着黑暗而且忧郁的远方开去。

命运使我离开大字报和高音喇叭的对抗战场,不再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此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行理论升华。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使命莫名不解,更想不到军管会竟派出武装力量押解送行!

车队出离城市,颠簸在曲折起伏的山道间,向崇山峻岭的险道高峰爬去。浓雾隔断了四野,雨刷把沾满雾水的挡风玻璃,刮出两片扇形视野。军车尾部的红色刹车灯频频闪烁,像是野狼的如血大口急等吃人。车灯光影扫过处,嶙峋怪石如同张牙舞爪的猛兽,迎面向我扑来。车子下面不时响起峡谷流水的哭泣。寒风追着车棚哀鸣。

突然,我想到远在故乡山村的白发母亲,那间披满了藤萝和荒草的土窑洞里,纺线木车旁边的油灯一定还在亮着。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寒风的凄厉伴着纺车的呻吟,惦记着久无音讯孤身异地的儿子的安危……

我的泪涌出眼角。

忽然我又想到,未婚妻的甜美笑靥,那双一往情深的、如一汪秋水般明澈迷人的秀目。她此时可能在梦里听我讲述巴黎公社,讲述青年马克思与燕妮的故事,讲述保尔·柯察金和奥列格,讲述周文雍和陈铁军……她此刻哪里知道,我已被撤职,被从隔离室押出来推进吉普车,押往吉凶难料的渺茫的异地。

我下意识地向车窗外面遥渺的天空望去,想从天际寻觅北斗星。近来流行歌曲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曲调是那么哀婉而又深情。然而,此时却望不见那颗星辰。

一行人穿过庙院中间横亘的塌了缺口的旧砖墙，向长满半人高野草的后院走去。我身子前后围跟七八个战士，他们手持手电筒，光柱打上扫下。残垣断壁间的荒草荆棘在冷风中瑟索，横七竖八的残碑破钟凄凄哀哀。几只黄鼠狼拖着肥长尾巴扑扑窜跳出来，向黑暗的瓦砾堆里追逐过去。高大粗壮的古柏，虬枝如鳞，覆盖正面大殿的飞檐斗拱。褪了色的年久失修的门额和窗棂，都污渍斑斑。

寒风呼呼，似鬼哭狼嚎。

我头发竖起，血都要凝固了。

“站住！”

一行人走到庙院最后边。一位矮壮战士指着角落上的那座小偏殿：

“进去！你是七十四号。有关规定明天讲！”

如利剑刺入我心，心尖震颤着，突突腾起愤怒的火焰。这岂不是把岳飞送来风波亭！革命的枪杆子怎么用到了我的身上？荒唐！反动！

我一脚踏进小偏殿的门槛内。刹那间，身子仿佛落进地狱深处，无边的黑暗吞没了一切，我找不见自己在哪里了。

“噤——”屋角有响声。忽然，一颗光豆亮起，很微弱，渐亮渐大。光影摇曳处，露出一只惨白干枯的手，擎出一只蜡烛，抖抖索索。烛光把黑暗推向门外。

鬼？妖？不会，哪里会有鬼妖！

是我的幻觉？我神经已失常？还是在梦乡？不，我确实站在这里。背上还背着军绿棉被打成的背包，肩上挂着绿挎包，手上拎着装有脸盆牙具和卫生纸的大网兜。我急忙举手推了推眼镜，定睛向光亮处望去。

光影下，有个似魔似人的怪物蠕动着，他满头白发，骨瘦如柴，长长的胡须，尖削的下颏，深凹的眼窝。他那几乎要从蜡黄的干皮

里鼓凸出来的眉棱骨上，一双浓而粗的剑眉令我不寒而 ！

“干什么？你！”我大喝一声，声哑气急，吓得两腿发软。

怪物把蜡烛放进墙洞里，回身向肩头拉了拉衣服。这时我才看见，他身上披着一件黄呢军装，胸口露出有补丁的白衬衣领和烂了几个洞的旧毛衣。他把黄呢军装穿上，站起来。我又看见，他的两条腿是从一条黄呢军毯下面抽出来的。军毯下面有条辨识不出颜色的破棉褥，褥子下面是一堆麦草。他走到草铺边上，趿拉起一双没有后半截的破布鞋，竟然向我走近。

我急忙后退，握紧了双拳，但两腿软得拖不动。完了，我想，军管会大概是要用这个疯老汉来结束我。我二十七年的生命史，没做亏心事。我必须作死前一搏！

“老头，你要干什么？”我声色俱厉，硬着头皮装强悍。

他站住了，深眼窝里的那两颗黑瞳射出犀利的光，冷森森打到我脸上身上，似几柄利剑嗖嗖刺来。

“老头，这是什么地方？”我拚力加大嗓门，给自己壮胆。

怪物缓缓抬起惨白干枯的手，把覆盖着额头的纷乱白发朝后捋了捋，咂了一下干裂的嘴唇，音低声沉地回答：“睡吧……”

他不是疯子。我心头稍松，腿上恢复了点力气，拳头也松开了。

“老头，这是什么鬼地方？”

“睡吧，天亮，就知道了。”

这回听清了老怪物的口音，显然是已经北京化了的鄂东乡音，夹一点吴越味儿。他不是本地人。

“咳！”我大声吼了一声：“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告诉我！”

他嘴角翕动了一下，有气无力地回答：“大概，是山里的一处古庙吧。”

“具体位置？”

“说不清。”

唉,等于没有回答。

面对这个呆呆的眼射寒光的老怪物,我一筹莫展,像落入枯井。

“你不要害怕。”老怪物开口了,“小同志,我头发胡子很久没剪了。”他的语声挺温和,含着歉意。“来,来,我帮你铺床。”

我不知说什么话才对,任凭他取下行囊,看着他弯下腰摊麦草,打开背包铺好,把脸盆牙具从网兜里拿出来,放到门口,把挎包放到铺头。

“睡吧,没水洗脚了,天就要亮了。”他的脸上终于现出一丝干涩的苦笑。看来他皮包骨头的躯体里尚有残存的活力。他的腰板竟是挺直的,步态稳健。我顿觉奇怪。他回到铺位,掀起军毛毯,钻了进去,不再理我。

我脱了鞋,坐到被卷上。抬头向上一望,又是一惊!脊背透凉。梁上几只硕鼠,闪着豆眼,怀疑地望着我。浓密的蜘蛛网里有几只滚圆的大蜘蛛,傲慢地吞食着比它更小的虫子。椽头剥落了泥土的墙上,倒悬着一条残破不全的蛇皮,上面裹满了灰尘。

忽然,一阵冷风卷进来,带着刺骨的阴森。我隐约望见庙院中央似乎有座石牌坊,牌坊一侧有座人工搭起的木架岗楼,那上面有人佇立,肩上的刺刀划出一闪即逝的光。

我心潮难平。军管会叫我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进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光荣升华,却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把我当作囚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却只是一座风烛残年的古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

醒来时,已是次日午前。

耳畔传来低声呼唤:“小同志,你醒了?起来,吃点东西吧!”